

王康、李鑒踪 汪青玉著

神秘的

白石

崇拜

羌族的信仰和禮俗



B989.474
W342

王康、李鑒踪、汪青玉著

西南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研究所主編

神秘的白石崇拜

羌族的信仰和禮俗

四川民族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2 号

责任编辑:杨 凌

封面设计:周宝工

技术设计:李明德

神秘的白石崇拜——羌族的信仰与礼俗

王 康 李鉴踪 汪青玉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成都市蒲江新华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173 千

印数 1——1,500 册

书号 ISBN7——5409——0805——X/G·330 定价 3.50 元

序

袁 柯

十年动乱期间，我曾有幸到茂汶羌族自治县去住过一段时期，那是因为“备战”，集体搬迁去的。那时主要任务还是关起门来搞批斗，对外界的接触较少。但偶尔也在市街或乡村马路上见了些头缠白布帕、身着羊皮背心的羌族同胞，他们大都身体健康，红光满面，从县城外的大山走下来，又返回大山去了。一种神秘感驱使我对于这个在中国仅存下来的几个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的羌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是研究神话的，论理该对羌族神话略有研究。但我的神话研究最初仅限于汉民族这个范围以内；就是汉民族，也是仅限于从古籍中去搜寻材料，再加以整理、考察、探讨，田野作业就很少涉及。至于少数民族神话这方面呢，虽然渐渐知道它是中国神话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学海无涯，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加上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折腾，所以抱憾迄今还没有能够对它作出稍微深入的重点研究。

1985年初由于撰写《中国神话史》，才把有关少数民族神话的材料大体上搜集起来，作了些粗略的考察，用鸟瞰式的方法写成了《少数民族的神话》上、下两章，作为一种概述，放在《神话史》中介绍给读者。羌族的重要神话《羌戈大战》和《木姐珠与斗安珠》在这本书里自然也是提到的，但也仅仅是介绍了故事的梗概，却未进一步对它作细致的分析研究，可见其粗疏。

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神话研究和民俗研究尤其是有关少数民族这方面的，都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论文如林，著作竟出，不少是很有分量的，而且大都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真是可喜的现象，使人感到这方面研究实力雄厚，前途大可乐观。王康、李鉴踪、汪青玉三位同志合著的《神秘的白石崇拜——羌族的信仰和礼俗》这部专著，便正是近年在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和民俗研究方面有分量的著作之一，从而使我以往在这些方面研究不足的抱憾心情得到了少许弥补。

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它的信仰和风俗的由来，自然会牵连到远古时期该民族的历史——也就是它的神话和传说。这部书的特色，就是把历史、神话、宗教、民俗熔为一炉，而又提纲挈领，有层次、有计划安排地将它叙写出来，史论相间，夹叙夹议，严谨中有活泼生动，让人读了，能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和它的精神面貌有较清晰的了解，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说到提纲挈领，作为本书书名的“神秘的白石崇拜”，就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标题。它本是泛论羌族诸神章中的一小节，却拿来作为本书的名称，非仅仅求其新颖可喜，实在

也彰显了作者对所撰著的全书内容透辟的认识。盖羌族的一切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都基于这种古老的灵物崇拜观念而来;而白石崇拜,又正是最具特征的、羌族的独有的崇拜,理解到这一点,就会对处在不同地区,经过数千年流传演变,情况极为复杂的羌族民俗,有个比较准确的认识,所以我说作者善于提纲挈领。

本书对羌族的巫师——端公有专章叙述,端公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端公的社会职能、端公与萨满的异同等,都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致令人信服。在“历史背景”小节中,仅乎所论还略嫌肤泛,还可以作如下补充。

我以为假如“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这类传说是有某些根据而不是无稽妄谈的话,那么传说中的禹,就应该是羌族中第一个酋长而兼巫师的人物。何以知其然呢?杨雄《法言·重黎》说:“巫步多禹。”李轨注:“禹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而俗巫多效禹步”。“俗巫”为什么要“多效禹步”?李轨注中没有说明。其实“禹步”就是“巫步”,“俗巫”所“效”,正是他们的祖师爷禹作法时的那种步调。道教经典《洞神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第四》干脆说:“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神灵之行步,以为万术之根源,玄机之要旨。”究其起源,乃是“昔大禹治水,……届南海之滨,见鸟禁咒,能令大石翻动。此鸟禁时,常作是步。禹遂模写其行,令之入术。自兹以往,无术不验。因禹制作,故曰禹步”。撇开神话故事的荒怪不论,禹步乃是作为巫师的禹制作的作法时的行步,这倒是说得明白晓畅的,比李轨注中将禹步的形成归之于禹“病”而为“俗巫所效”这样无逻辑联

系的模糊言辞自然要高明得多。

道教法师将他所行法的创始者归之于古代的禹，不是没有缘由的。我在《中国民族神话词典》中收录了“羌族巫师与张道陵”这么一个词条^①。略云——

古昔羌族巫师与张道陵乃师兄弟，同拜师学道。羌族巫师习武，有法绳，能咒语；张道陵习文，能经书，画符灵。二人学成，同路返家。至一火塘旁，并坐烤火。张语巫师云：“师弟，以汝法绳予我观之。”巫师不疑，随手付与。谁知张起心不善，投火塘中焚之。巫师急从火塘中攫法绳出，此绳已断为六节。故今羌族巫师所用法绳为六根，两端俱有火烧之痕迹。

据此，可知在民间传说中道教和巫教的渊源。张道陵在蜀中所创道教，盖和蜀地古羌族的巫教系出同源。《华阳国志》所称的“鬼道”，大约就是古代羌族的巫教，是张道陵在蜀地创教时既互相排斥而又互相融汇吸收的。所以后来羌族的巫师——端公所行的法事中，也吸收了不少道教的成份。其实他们——端公和道士——的共同祖师，都该是神话传说中治水的大禹。这一点似乎可以作为本书端公章“历史背景”的小小补充。当然这也只是探讨，并非定论。

使我深感兴趣的，是带着浓厚原始宗教色彩的羌族所奉祀的众多的神。在诸神举要节中作者所举的竟达四十八位，不但叙写了诸神的来历、职司、祭祀方法等，还叙写了有关他们的神话传说，因而使此节的份量特大，成为本书中坚部份。从所举神中，还有什么太上老君、观音菩萨、鲁班、文

^① 原见《四川民族》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罗世泽《羌族》搜集整理的同名神话故事。

昌帝君、东岳大帝等，看来显然是受了汉民族和外来其他民族的影响，融汇了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成为自己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作者叙此，是深有剖析的，如所举“太上老君”所附的“铁匠神”，即是一例。至于叙写到本民族原始诸神所传的神话，则大都色彩斑斓，委婉曲折，详尽无遗，显系从实地调查采访而来，非简单的抄录可比，实在可资研究者作为研究的资料。

神话传说关系到历史的追忆和宗教的兴起，于史诗《羌戈大战》见之。史诗《羌戈大战》说，羌人受“魔兵”追击，自北南迁，木姐珠于云间抛白石化雪山三座阻魔兵，羌人始脱险。方立村寨，又被戈基人侵扰，神人以白石授羌人，以雪团授戈基人，令交战，戈基人大败逃遁，羌人乃得重建家园。这自然是神话传说，不是历史，然而它却是历史的追忆，是历史的影子，在没有文字、处于文化发展低阶段的民族中，只能凭借由巫师传唱、赋予神秘色彩的诗歌来缅怀他们的往昔。又史诗中一再描写的白石，于今也成了羌族民间作为灵物崇拜的对象（虽然白石崇拜的根源非仅仅史诗所述的一端）。从这些地方可见历史、宗教和神话传说关系的密切，书中也有足够篇幅将它们详细叙写出来。

羌族各种习俗的形成也关系到神话传说。在禁忌章中所举“逢戊不动土”和新娘出门后不许回头看即是显著的二例。“逢戊不动土”的口传根据是：天神阿爸木比塔造人时，埋所造小木人于地坑，盖上石板。第一个戊日揭开石板视之，小木人开始眨眼；第二个戊日揭石板，小木人摆头甩手；第三个戊日地坑发出叽叽咕咕的响动声，揭开石板，小木人从地坑跑出，迎风长成大人，向漫山遍野跑去，大地始有人

种。因戊日是人类成活的日子，故忌在此日动土，动土就会伤人。至于新娘出门后不许回头看的口传根据则是：人间少年斗安珠经过和天神阿爸木比塔作种种艰苦斗争后，终于达到和天女木姐珠结婚的目的。临下凡，天神赐新婚夫妇草木粮食种子和各种飞禽走兽，特叮嘱他们：出了天门，千万不能回头看。木姐珠忽生思亲念头，出天门偶回头一看，各种飞禽走兽都惊散逃入山林成了野物，只剩了牛、猪、狗、鸡等八种动物跟在后面成了家畜。故至今新娘出门，父母一定要预先叮嘱她不要回头看，就是防止破败天赐财物的意思。二例虽然也略涉迷信，其实从神话传说的源头来看，倒是相当美丽动人的。凡此种种，作者在禁忌章中，述之綦详。

总的说来，本书是一部系统的研究羌族信仰习俗的较好专著。诚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开展对羌族信仰习俗的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而又异常艰苦的工作。近六十年来，国内外的不少学者，虽然都曾涉足于此，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取得系统的成果。时至今日，国内外除了一些散见于报刊、书籍上的单篇撰述外，尚无系统梳理和研究羌族信仰习俗的专门著作。”因而本书便是填补这一学术空白的首创之作。凡是首创，总难期其尽善尽美，但是这种为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作奉献的精神却是可贵的。为学譬如积薪，莫上基石，还期后来能够居上。在全部读了即将付梓的两厚册书稿之后，欣奋之余，乐为之序。

——1990年6月22日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直台寨房顶供的白石神



质朴威武的羌寨男子



羌族端公的法器：羊皮鼓、法棍、独角、师刀、响盘、端公印、猴头帽、鹰爪法铃（一对）、端公占卜时用的卜书。



羌族端公正在戴着猴皮帽，敲羊皮鼓。板凳上为法棍。

目 录

序	袁 珂
导言	(1)
第一章 羌族的诸神	(19)
第一节 神灵世界	(19)
一 概述	(19)
二 神秘的白石崇拜	(28)
三 始祖神·图腾神·配偶神	(36)
第二节 诸神举要	(43)
第二章 羌族的端公——比	(100)
第一节 端公概述	(100)
一 文化背景	(100)
二 社会职能及其他	(102)
三 与萨满的异同	(104)
四 源神观与传承	(107)
五 神奇的法器	(109)
第二节 端公的经典	(118)
一 概述	(118)
二 社会历史的镜子	(121)
三 民俗信仰的载体	(132)
四 阴阳相对的哲学	(140)

五 文学艺术的宝库	(145)
第三节 端公的法事活动	(154)
一 占卜测算	(155)
二 礼仪司祭	(155)
三 驱邪送鬼	(159)
四 招魂迎财	(163)
第三章 羌族的占卜	(167)
第一节 羌族占卜源流简述	(167)
第二节 占卜举要及其评述	(171)
第三节 占卜的特点与功能	(191)
第四章 羌族民间禁忌	(195)
第一节 禁忌的种类与举要	(196)
一 生活禁忌	(196)
二 生产禁忌	(202)
三 祭祀禁忌	(203)
四 端公的禁忌	(204)
第二节 禁忌的口传依据	(205)
第三节 禁忌的特点与功能	(211)
第五章 与信仰有关的人生礼俗	(218)
第一节 生长在传统民俗的襁褓中	(218)
一 求子的虔诚与产育的风俗	(219)
二 在诸神的蔽荫监护下	(222)
三 始祖赠礼、命根有系	(227)
第二节 木姐珠制定的婚制	(229)
一 姻缘的天命观	(230)
二 婚礼的神圣性	(231)
第三节 葬俗中的灵魂不死观	(234)

一	弥留之际驱病魔	(234)
二	护送亡灵到彼岸	(235)
三	火葬变迁之思考	(238)
后 记		(247)

导 言

羌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勤劳勇敢的羌族人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还形成了一套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像一串串朴实而悠远的历史沉音，在对世代羌民生活发生着影响的同时，又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羌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因此，有人曾说：“一个民族的民俗，是透视这一民族的窗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窗口，看到该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她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社会政治结构，生产和生产方式，居住习惯和建筑艺术、服饰、饮食、人生礼仪、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喜好禁忌及其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和传统。

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羌族的民俗已越来越为学术界所注目。这大概是因为“羌”这个民族，在中国“民族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的缘故吧^①！按照学术上的分类，“民俗”的疆界是十分广泛的，它主要包含以下四个大类：第一、物质民俗，如居住、服饰、饮食、生产、交通等；第二、社会民俗，如家族、亲族、村落、各种社会职业集团、人生诸仪式（诞生、成年、婚姻、丧葬）、岁时习俗等；第三、口承语言民俗，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谚语、谜语、民间艺术等；第四、精神民俗，如巫术、宗教、禁忌、道德、礼仪、民间游艺……等等^②。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不去全面介绍和讨论羌族的所有民俗事象，而是仅就其信仰习俗作一初步的探索。

所谓信仰习俗，即指与信仰有关的民俗事象。在羌族的民间生活中，信仰习俗是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其民俗活动中最为深层的精神积淀。人们要想了解羌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就不可不对其信仰习俗作深入的探讨。由于羌族的信仰是羌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不能离开民族生活的土壤和轨迹而超然存在，因此，我们在探讨羌族的信仰习俗之前，有必要把与其有关的情况作一些扼要的介绍。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初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各地”，是一个“农牧兼营的民族”^③。据说，远古之时的“姜”，就是“羌人中最先转向农业生产的一支”，而“我国农

① 见冉光荣、李绍明、周锦根《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② 此为陶立璠先生对民俗的分类，见《民俗学概论》，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徐中舒《羌族史·序》。

业始祖炎帝‘神农氏’即为姜性”^①。此外，相传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也与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史籍和传说甚至把禹也说成是羌人^②。另据甲骨文记载^③，羌人在殷商时期的活动已十分频繁，个别羌族的上层人物还担任了商朝的官职。商代末期，部份生活在北方的古羌人还参与了周武王对商纣的讨伐^④。以后，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文化的交往，夏商之时即已活动在中原地带的姜氏羌人，至西周末期时，已大多与华夏人融合了。据此，有同志认为，羌族是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羌在古代是一个很大的民族，它不仅部落支系众多，而且分布地域也十分广阔，故各部落支系之间的发展水平是极不平衡的。公元前4世纪中叶，许多生活在甘青河济一带的羌人，因迫于秦国的军事压力，开始了大规模和远距离的向外迁徙（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羌人留居在河湟一带）。他们有的向西移动，“出赐支河曲数千里”，如“发羌”、“唐旄”等等；有的却北迁到了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一带；也有可能长途跋涉去了新疆天山南路，如“婼羌”等；还有大量的羌人，则是向西南移动，如越嶲羌、广汉羌、武都羌等等……这些迁徙，进一步扩大了古代羌人的活动范围。

① 《羌族简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② 《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亦有类似的记载。

③ 今存甲骨文中，有关羌人活动的记载很多，例如：“北史伐羌”（阮福）：“贞，王命多羌田”（粹，1222）：“王子囂门逆羌”（甲，896）：“王呼执羌”（林，8.8.2）等。

④ 据《尚书·牧誓》记载，参与周武王讨伐商纣的有庸、蜀、羌、玁、微、卢、彭、濮八族，羌居其一。